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目錄

序二

賀永平兵備山東左方伯襟宇顧公遷南

太常序

送左叅伯顧寅寧公入賀 萬壽序

贈孫愷陽年丈九載奏績晉陟宮允序

賀順天巡撫健菴劉公晉秩右臺兼少司

馬序

贈越郡伯鴻脩鄭公奏績序

贈密雲督餉使者瞻城吳公報成序

贈深州守嶧峒金公晉冬官員外郎序

送巡海使者星門鄒公入賀 萬壽序

賀郡司理歐陽公三載奏績序

送延安郡伯三芝馬年丈入覲序

贈郡別駕林公署篆慈邑序

賀邑侯石乳潘公擢侍御史序

再贈越郡伯鄭公奏績序

送吳上于年丈予告歸省序

贈邑侯振霄向公奏績序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目錄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句章楊守勤克之甫著

序二

賀永平兵備山東左方伯襟宇顧公遷南

太常序

襟宇顧公之備兵北平也凡七年而遷留都太常夫北平當疆場軍旅之事居多而奉常直戒俎豆陳禮樂肅衣裳駿奔走云爾此何足煩公乃今疆場可一日去公也余聞之曰我天子

真神聖善用公哉蓋自孔子謂戰必克而對衛靈獨難軍旅今公既易所難詎難所易云則請遂言其難者而知 天子實善用公矣北平內衛神京外逼虜不大創虜內罔克有攸奠不底綏內外罔與備不虞而有如虜猝至則退自保虜厭所欲去則勦掠餘孽冀倖賞甚者剛足轢將吏獬獐則否柔足媚魚咻顛連則否其謂安攘何公自霸州兵大夫蒞茲土諸所用庸威奄甸抵室網繆若賑饑拯溺招集流移歲督諸屯民糧罔缺殿最諸武吏毫不可干以私核馬政必以實庀戎器嚴堠堞以慎固我疆圉所撫賞諸酋長物罔不精月給軍士餉無後時亦無虛廩聯屬各部曲若臂指使禁戢遠邇狙魁盜雄悉蒲伏請効麾下蓋一一如守上谷時且加恣焉至橫闔憑藉寵靈狺狺搏噬觸之者碎聞之者警而公力足制之術足駕馭之噉欲據山海總督府令不得駐督府欲逕罔商賈稅令不得自收稅欲查舊監遺業利小民各投獻禁不得

使誣指小民產欲開偏山荆子谷雞冠山觀音洞等處礦欲假魚葦稅悉括各州縣禁不得使開洞及搜括增縱欲一加公而持已廉抗疏正處置咸得宜以是竟受寵絡不克逞民用和會紅草溝之役斬獲虜甚衆議者遂欲乘東勝之餘威襲虜巢或藉口蠻夷攻蠻夷之說欲養諸降胡公獨謂搗巢必波及隣夷彙大啟雜犬羊內地必亂華竟勿聽殆庶幾止太原議徙戎者東征兵撤歸蟻聚城外幾鼓噪公密授策有司

令諭各主將部署之卒肅隊去蓋疆場之事難不在軍旅而惟是不用爲用無功爲功不懟竦亦不輕黷非夫識深略遠文武經權迭出互用者譚何容易則亮哉惟公獨耳往者天子以紅草溝功加一級俸斬大嚮用而茲特以奉常遷也無寧曰夫臣也以守固戰克何難祭用福其用爾妥侑諸神靈錫羨我社稷惟爾是優抑亦曰夫臣也積上谷北平寔勞勩我王室而又將勤爾以大制也曷姑靜之將令大張我武也

曷姑弛之其俾爾雍容升降脩肅穆壬林之業  
惟爾是適余故曰 天子真神聖善用公哉迺  
公則戢難退讓曾不以寵利居成功寧不亦虔  
恣祀事以福利我民社而動也靜韜之動乃愈  
出矣張也弛蓄之張乃不訕矣然則今之飭俎  
豆者固異日所以固我疆場而 天子所爲善  
用公者公卽藉以若 天子端在斯乎時則諸  
將吏方不忍公之去聞余言輒舉手加額謂公  
且旦夕大庇我也遂請書爲序

送左叅伯顧寅寧公入賀 萬壽序

今歲壬子 皇上御極四十載爲春秋五十合  
之蓋九五當天龍德正中之候也在令甲諸藩  
臬之長各以一人先期趨交戟下致萬年之祝  
天子執冒負斧陳九儀而進之飫賜加膳告  
成事而還于是桐汭寧公用浙省叅知肅駕以  
往唯時 聖天子以萬歲有道之身奉思齋之  
聖母流虹繞電之辰與玄雲入戶之期重熙  
襲慶而公有九十壽母於仲冬爲設悅日將分

承露之漿以進觴七或者曰人臣莫不願其君之壽考得借陛前咫尺一致其欸欸歡而此行獨當中天之景運合海內外悉主悉臣與國克鞏珙球永受此臣子一大快已諸歲事來辟者不下數百十人豈必親之壽期與行期會卽與之會而大耄之年蓋憂憂乎其難之公今進而覲主旣樂賡鴛鴦天保之頌退省其私而太夫人又康無恙獲盡其南陔白華之誠此又一夫快已夫非造物者巧爲安排以厚公耶何遇

合之奇也勤則以爲人非天不成天非人莫因國家依北辰以定鼎南面而制天下眇我東偏其猶足拇足則易寒且天下之灌輸方舟而進東南實居強半則吳越一隅又爲脂膏以潤西北膏不可竭公奉璽書治全越日進諸疲疇嘔煦而休養之使縣官無東顧憂怡神麗祉于穆清之上是謂壽國脉以壽皇躬今天子至孝因心廓昭融宣朗之治保身保民用慰無疆之鄙公亦顯名服采屹爲東南一柱受茲介福

于王母是謂法錫類之孝以孝其親東南之民  
望公如雨而眎母如雲慮無不且暮尸祝冀慈  
顏長駐倖霑雷雨之滿盈是謂合四履之歡以  
歡壽母善哉乎子雲天人之言若爲公設不然  
天道猶概滿則傾之以我公之適逢若有所特  
厚而纍維之者固知其翕受遠也昔穆天子觴  
西王母于瑤池白雲黃澤汔今可咏可誦要以  
車轍馬跡無處不有百年而耄何言壽穀今  
天子淵然靜攝而精神畢運所其無逸庶幾殷  
宗周祖之長其眎穆天子筵楹隔矣公今東歸  
舞綵長跪受教進千秋金鑑之述不以頌以規  
知必在白雲黃澤之外無疑也 聖天子成孚  
簡在行且以譽命三錫太夫人而睠焉念此一  
方民高牙大纛授公吳越之重寄是在杜陵之  
什矣西望瑤池東來紫氣其與二三君子賡載  
歌之今日之語請書爲券

贈愷陽孫年丈九載奏績晉陟宮允序

國朝特重詞垣之任自編檢歷講讀每迓轉而

上迨纂脩久廢官若綴懸率需次陟坊局而用  
史職爲兼官廼始有九年淹者其間或以使或  
以告或以歸省又率強半家食以待資序之及  
故報績九年者未數數也夫史臣職在揚挖古  
今之得失攷稽當代之故寔沈酣積累以樹千  
秋之業例不得與諸曹計時遷秩等而養貴深  
厚氣欲凝定誼取相先禮讓故厭薪積而希速  
化與夫優游蓄望混迹藏拙者於義皆有未盡  
也夫惟循循勉勉恪供乃事而職無虛曠歲月

無虛糜者斯稱誠臣焉則余年丈愷陽孫君蓋  
履其盛云愷陽淵泓嶽峙閩中肆外義例綜陽  
秋之奧才識擅馬遷之長道脉秉紫陽之正固  
自諸生孝廉時聲籍籍起矣辰之役偕余課業  
署中諸所論撰賦詠直逼先秦漢魏而上之莫  
有逆顏行者受事以來遐搜逸覽上下今古著  
作折衷秘不以示人者未可殫紀其大者一直  
起居一分校禮闈一管理制敕蓋自往歲議  
論蠶涌六曹章牘誰辨雌雄罔置甲乙君所財

擇刪定隱然筆削家法異日纂脩正史寔茲權  
輿而南宮所材盡當世名士祥麟威鳳國珪廟  
璉胥此焉在至煌煌詞命美而莊華而則深得  
王言綸綍之式詩曰靖其爾位書曰明我俊  
民又曰辭尚體要殆不啻兼之寧詎惟良史是  
似其以稱博聞有道術疇尚焉先是六載滿後  
暫一歸省旋即就列至是遂用編脩歷三考銓  
曹上君秩當陟宮允 天子嘉予俞旨仍兼編  
脩如故而其門人青壁徐君桃樵翁君等徵余

言爲賀余復何言哉夫宮允列在侍從職司輔  
導非端人正士弗任也君深厚之養凝定之氣  
植乎性哉而進乎道居恒無矜容無傲色匪正  
言勿言匪正事勿行進止出入悉有常度家庭  
之間昆弟自相師友薰陶子姓羽儀蔚起不肅  
而化其於以引以翼彌成 元良君真其人哉  
余才識不逮君遠甚且八載家食碌碌無似重  
荷 聖天子優容寔慚尸曠矧敢妄覲速化與  
君頡頏君不氓儕偶之誼逡巡遜讓遲遲報滿

者久之其不欲自先而後人類若此蓋古大臣  
師濟休容之風略見於此矣卽微諸君子之命  
固將有頌敢不藉手以拜遂書

賀順天巡撫健菴劉公晉秩右臺兼少司

馬序

天子守在四夷奠造區夏特重撫臣之選而薊  
鎮尤重爰簡文武並亮聞望夙隆者得健翁劉  
先生先生于撫指疆土庸庸祗祗威威殫其才  
識繼之以忠貞民大和會邊鄙不聳備虜則虜

附搦璫則璫戢居庸鎖鑰惟嚴遼左疼癩悉起  
畿輔內外屹然干城者凡六年于茲矣會奏績

天子曰懋哉是其克武圖功以救寧茲土以  
皇于邦家惟克末世用晉秩右臺兼少司馬仍  
追戎祖考榮施胤喆蓋膚功鉅典爛焉輝映而  
所屬郡大夫彙徵余言以賀余曰是何足多先  
生乃先生所以處此寔足多云余惟自古君子  
能負蓋世之望者斯樹不世之烈能有出世之  
操者斯負震世之望故夫識周應變才足匡時

而不窮于通類非倚辦臨事其志意堅忍忠誠  
純固有險艱以之者則道德與材術固未始分  
途而效也方今藁目憂邊務者詎不謂承平日  
久戎且生心而我師疲卒靡備乃愈弱至稅璫  
橫出爲虐畿輔特甚盱衡而抗則患梗令托調  
停爲首鼠幾虎而翼而重以歲比大祲轉餉不  
繼民苦道殣士虞脫巾斯亦振蠱濟蹇志士樹  
功之秋已先生甫視事卽廉諸地方所當振刷  
底綏若何狀所當奄甸荒屯若何狀讀所條上  
邊政鑿鑿皆遠猷已乃討諸吏若將而校覈之  
簡厥廉亦或懲其不廉某材武足當一面某縱  
部曲不以律賞罰不幾微爽已乃蒐卒除器廣  
謀謹燧庀軍實汰老弱張皇師武愆飭無罅漏  
由是吏供其職將用命士競超距思奮方闔初  
熾流毒且未量而虛中持之多方攝之卒受籠  
絡漸得減歲例如 上請值霖雨爲沴所在漂  
溺流離載道乃身督先諸守土出民魚鱉中復  
議賑議貸勸粟煮粥力無遺餘且親鑿藥其札

蔡者不啻痛痛在已積恩所鬯卒伍無不人人  
慕義帖息不忍訶往歲虜一犯邊輒大創之石  
門之役庶幾可保十年無事而先生意氣不加  
色不外揚厥成晏如也揆厥所自先生從邑令  
至幕府水蘖堅持廉足以風秉銓公方貞足以  
幹舍命不渝亮足以執馭歷旣久洞諳世故練  
足以肄不爲爵勸祿勉以憂社稷精白足孚上  
下蓋劉劭所稱道德策謀才略三者兼摠互出  
其勛望並著以膺此社錫不偶耳抑聞之周先  
王之重有功也嘉乃偉豎其詩曰之屏之翰百  
辟爲憲光于爾先其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鹵  
賞延于世其詩曰繼序其皇之而戢難寓戒矢  
文願忠烈文則無競不顯母忘前王盛時交勉  
類若此然則惟德迪耀匪武是恃聖主所以長  
世也非功之難居之實難誠臣所以保世也今  
天子廓然更始停曠分稅于以布德施惠若  
葵先生之忠貞而用之而先生勞而不伐高而  
能下祿膺而處彌約寵溢而志彌虔競莫大焉

顯莫尚焉其弗克未寧先王之疆土圖功攸終  
乎 天子行且召入樞要協贊允塞以共成隆  
平之理將不世之烈皇皇無斃今所龍受曷足  
爲先生多哉於是諸大夫聞之僉曰先生不自  
多乃滋益多得公言尤足多先生也請書之以  
嗣烈文之頌

贈越郡伯鴻脩鄭公奏績序

甲辰之役掄才南宮者爲於越朱文懿雲間唐  
宗伯兩夫子而鴻脩鄭公祖與宗伯生同里其

自尚書郎來守越則文懿所自出也當文懿醮  
士願得抑畏誠信者相與循禮守法去逆處順  
以禪 天子仁壽之化而宗伯則斬以純白禔  
躬瀝丹事 主初終無改夷險一節至詆登枝  
忘本者爲棘中蕙表人額腥風戛戛乎言之要  
其大指摠歸于遵守師說不背經常者近是夫  
吳之雲間浙之越其物力侈盛風俗浮靡士易  
趨于詭競什九而似公孕九峰三泖之秀自幼  
瑰奇美文藻而淡薄寡營介直自好不隨末俗

而波於宗伯所稱其履潔素其塗坦平者殆出天性比釋褐爲比部郎則肩鑷必嚴篋篋必飭猶然絳結若青衿時也惟時靖共嚴翼用一切平反明允當上意故余同籍中剖符出守者公最居先及至越而毖肩鑷慎篋篋又猶然比部時也其爲政務持大體省文法不欲以苛細屑瑟溼操其下每用赤心白意推置人腹上自寮案薦紳以及士庶胥隸之屬無不望表而知其裡而藉覆露者倚公爲旃屢被披拂者沐公

爲春風荷噢咻者愛公爲冬日感昭若有賴公爲情田樂悅安教育者恃公爲灌輸爲桂林玄圃卽有奸翫險陂浮薄輕躁之徒罔不覲德慕義回心顧化行之三年而風醇俗茂循良之治廓如也蓋三代而下治惟西京近古然惟曰廉平不苛曰惻幅無華曰吏習民安而本之則動稟師說守其經常已耳乃其後漫夷漫下豈必自甘菲薄盡以賄敗夫亦利根易除名根難拔一有矜激卓詭之意必且凌誣慢侮甚至藏劍

衷甲不可方物而世日壞此文懿所爲致慨于  
逝象宗伯所爲切誠于儒臬者也以公祇庸誠  
信寧爲宅平無爲運奇諸所導利除害率屬動  
衆悉虛衷調之而節適布之或事有齟齬寧以  
是爲去就而久乃上孚下信以成此治行也其  
於爾夫子言不啻斤斤守之卽由此登三事總  
庶揆而循禮守法純白瀝丹猶然治郡時也所  
云致主託國以禪大順之化者且陋西漢于  
不居尚何東京江左足煩齒頰矣於是余同籍  
用二千石奏績者亦公最居先而銓司廉知公  
賢預推浙東觀察 璽書且暮且至夫非上孚  
下信之明効耶余竊密邇公治行而深爲世道  
慶因爲師門慶也故輒稱師說以頌之

贈密雲督餉使者瞻城吳公報成序

國家枕邊爲畿宿重兵九塞上以內衛神京而  
外捍虜大司農歲輸數百萬粟餉七計至關鉅  
重而擅鎮實密邇京陴稱古總銓之地爲諸邊  
鎮咽喉十萬貔貅具仰糗備自非經濟夙嫻文

武並憲者鮮克勝任哉往歲萊蕪瞻城吳公繇地官郎出理檀餉甫至則凜然操戒進諸將吏于庭而矢之曰余惟曠日在躬時謹劑發而外以檢括諸胥使無染指無吮髓餉至立下無以意爲後先願以此效諸將吏皆搏頽頌使君恩厚至是三載報竣而河潤邊儲四路士馬幸騰飽無敢譁超距見於前而筆楚靖於後皆厥賜也於是公且戒車徒還奏闕下而余鄉養初喻先生方備兵檀州偕諸部使藩臬之同受事

者徵余言爲贈余惟理餉之難久矣論理餉于今日難百倍蓋國計歲輸之額與屯田所入悉以佐餉而邇來災沴頻仍漕粟不繼重以河伯失職飛輓不前屯田之籍徒具而不可問士卒枵腹動逾數月司農不得已請開金益之又不得已請內帑濟之而猶不給幸虜餌撫賞苟異旦夕無事耳一旦有警能以投醪飽量沙濟乎卽開藏之發可屢徵而立下乎雖使管晏持籌亦計無復之矣公獨調劑有術酌量有方給

發以時處不足之時而檀鎮獨無不足之寔是何如幹濟也嘗考高皇帝初定鼎卽遣部臣分督儲餉歲戊午命司廩大夫專典檀維時開府監司未設也故一切便宜綜覈之務皆司廩主之而餉易理自世廟兩庚事起始建制臺治檀又置治兵使佐之而其職旣旣則其權不得不分職旣則不無虞俱猜權分則不無虞肘掣如是方存形迹避思怨之不暇而暇治餉乎卽今廟堂之上所條議要務亦旣犁然備矣顧

染指必禁吮髓必懲歛散必信此吾職之所得盡也而屯政之必請尺伍之必稽溢占之必汰冒濫之必革也非吾職之得爲吾不可得而詰也不有潔已奉公同心體國之士胡由責寔效而臻厥成公寔以赤衷皓表與臺司諸受事者調劑而酌量之而一時諸君亦孚於至誠不難捐形迹任勞怨惟公家務是急用能使胡虜之向背堅瑕邊隘之夷險緩急士馬之強脆虛寔爲粟之多寡盈耗輓輸之難易後先以至地有

沃瘠賦有定逋催科有勤惰徹如觀火而餉必歸士士必歸伍職守清而邊圉固則皆公之虛衷有以先之也昔漢時論轉輸不絕至右于汗馬功而論士豫附必歸之將相調和微公誰足以當之蓋公爲萊蕪峻閩先叅藩伯仲鳳翩鸞總鼎據要津當叅藩之蒞節我海上也值東北多事人情洶洶而沉幾與笑悉百世繇日與戎幕之長郡邑之吏殫心協慮以救寧我海陬而夷氛遂戢迄今賴之公起家戊戌三理劇郡所至卓有茂績而且恢恢加大以繩世武故跡公所謂理擅餉者有體國之亮焉有承家之烈焉文正忠宣稚圭忠彥代興接軫爲清時光斯其駿邁有截自與蹶起單進者不同日語矣

贈深州守嶧桐金公晉冬官員外郎序

蓋余繹梅聖俞豆粥君王遠壺漿刺史迎之句得治深法焉夫使君不忘倉卒蕪蕪亭之意可長有天下而爲牧守者無負壺漿之心以覃化一州顧不能長有饒陽哉自柳仲郢謂輦轂先

彈壓郡邑本惠養彼謂輦轂下非赤子耶夫使  
幼稚無袴襦之惠者艾乏雞豚之養而暴是殄  
天且先秋而後春乎若何其壺漿迎也夫深固  
列赤畿依然輦轂下者也曩值歲薦饑民用劇  
輒爲盜藪獨不得宜慈惠和者爲若守耳嶧桐  
金公自釋禍爲深大夫朝夕廉其所當賑恤底  
綏若何狀所當奄甸荒屯若何狀所當汰革營  
置剪戢若何狀而務考中度之制而義孚之因  
其良棄甘苦而貫行之甫下軌卽盡所以揀荒

術令生得食病得藥死得藏無異清獻於吳越  
也已乃鑿井溉田所在封殖樹藝勸畊勸蚕俾  
農無游手機無嘯蛾矣已乃酌徵收起解之法  
無或羨入畸出料民而節適之無或合門不作  
公府終歲斃駢復者矣已乃議省尺籍費議省  
折色歲賠費議省屯軍加派費而軍民戴德矣  
已乃建厰積谷立社倉以備補給築堤疏渠以  
捍濇而河北郡邑賴平成矣浸而嚴保甲得積  
偷者主名置之法浸而詰窩訪掠民財者有法

浸而禁樗蒲禁步打禁崇異教恣淫詭者有法而乃始訓學興禮譽髦斯士新黌序葺壇壝以及廨宇郵舍困儲請室犁然舉也跡其政能使庭無仆柱之舐俗無敗禾之莠狗屠市魁不敢闕于里似不廢龕暴披籍而要于探隱拯亂以芟蕩神衢德意固淋漓焉夫非惠養彈壓均節而布之者乎且自種馬變而買俵議者憂畜牧之日耗計惟有核旁竇以防其流而公親自佑驗馬不可欺以毛齒價不可欺以銖粟一切醫

獸扶尺及吏胥輩無所行其奸令買俵者盡若深種馬法卽不復奚不可於是政成之日上其考於司府而曰此夫惠浹閭閻踪潛狐鼠者也上其考於督撫諸直指而曰此夫周蒞屋擅畿南操水槩而品珪璋者也又上其考于問臣而曰此夫空冀北群者也天子聞其狀遂擢爲司空員外郎而深之壺漿迎路者今且負櫪攀車矣時則諸僚佐重違其匡率而走一介徵言于余夫余何以贈嶧桐哉制不云乎願無忘

蕪萋此爾州故事爾慎勿忘所以弼民者以墜  
民洋洋 聖謨命之矣夫守令與六卿相表裏  
嶧桐於深固猶行六卿事者也今者工役繁興  
人財俱困業卿事者無不仰屋嘆嶧桐誠守其  
貫行節適者以拮据水衡而時杜其耗蠹旁溢  
竇豈曰小補哉自是而通制內外軍國之事以  
殷阜海內化成天下惟無忘治深始也余直載  
筆俟之不直僅僅傳循良爾矣

送巡海使者星門鄒公入賀

萬歲序

皇上御極三十有七載綿於萬斯年之曆巡海  
使星翁鄒公入賀聖節禮也余邑薦紳諸臣相  
與執策綏送之郊而屬余言爲贈余不佞臣廁  
鴛鷺日淺凡一與嵩祝一濫班侍而去鹵簿下  
者三載於茲恭遇 聖德日新春秋鼎盛敷天  
幸土共載壽域無任踊忭之至於公之行其能  
以不文辭余惟人臣願忠 主上疇不矢南山  
之頌願明主以天下爲壽每不忘彌性慎德壽  
胥與試日保身以保民而又衆建藩屏布列疆

圍寧使廢爵于茲土夫亦曰爾實慎固救寧俾  
國安磐石予一人寔壽于箕翼則君所自爲壽  
與臣所爲壽其君道相成已我朝家三年肆  
覲則憲臬之長各率所部郡邑吏凜凜陳歲事  
而入賀之典僅僅掾主函赫蹏進如是以脩恒  
敬告成事何徒歲歲煩郵卒之更僕爲倘亦內  
省虔共必無疚于厥志而行乃冲雖而戾乃優  
游而乃敢上祝無疆壽則誰與公懋云往歲島  
夷躪朝鮮天子計先遼左卒俾有寧宇已慮

善後宜尤內顧我東南而公由冬官尚書郎來  
守明郡明自離荼毒不啻數十載承平旣久漸  
入于弛公親帥先諸吏以廉靜而慎撫其百姓  
諸祗祗而神受職諸庸庸而士蹶生諸威威而  
弊未杜諸荒屯奄旬而畏愛四訖蓋不治兵而  
治民而元氣強營衛亦日固矣秩滿績最爰晉  
叅臬分鎮會稽天子念巡海非公不可復授  
節茲土公由其舊政務持大體而毖飭加嚴一  
切兵民利病因革弛張動中機宜更爲之時訓

練謹邏候材官雲列武士星屯曩治民而民猶  
兵今治兵而兵猶民暇則進諸寮屬搜剔瑕隙  
進子弟揚扈風雅進父老問民間甘苦敬所有  
事而寔居無事是文經武緯樽俎折衝無不宜  
之用能使不軌潛消溟波帖息不動聲色而一  
方安全浙安伊誰賜也向余所稱國登磐石以  
佐箕翼壽者非耶然則茲役也固不執贄而告  
圭未登祝而靖獻素矣今 主上雖深居邃密  
靜養壽源而精神實周寰海聞有虔共藩屏若

之臣者在呼嵩之列將匪紆而葵殿邦樂胥而  
嘉憲辟喜孰大焉昔漢武登封泰畤兒寬爲頌  
符應上壽帝曰敬舉君之觴公寔休有不績十  
載禔福于茲土豈與從吏瞻暉者埒而舉君觴  
者當何如也異日使公建牙吾浙而徧壽東南  
抑使公入贊樞密而永壽寰宇余不佞臣願握  
彤管紀聖曆于無疆而志公美者亦無疆矣諸  
薦紳咸舉手加額謂余善頌遂書而納公之行  
李

賀郡司理七若歐陽公三載奏績序

歲甲辰南平歐陽隆棟甫挾田氏易登上第聲籍甚而余叨從諸兄弟後獲暱君于京邸輒躍然曰何期得古人於今人中何相覲晚也比謁選簡命司理吾明余更躍然謂二三兄弟曰是一路福星也余扮榆徼天幸哉抵今戊申君且三禩于茲而政聲四溢卓爲通省冠夫李官衡三尺爲直指飭紀綱爲民萌雪幽滯維天子重直指直指托重李官業是官者每易狗臆

行之罕睹大體睨長若弁髦而操下猶束濕未聞以廩廩德讓風風海寓者龍門氏不云乎奉職循理亦可爲治何必威嚴哉迺今幸屬君之宇下而後克驗之也余明州介在海壘宿稱易使間溷倖民赭衣黑幪無虛日君恣肅內外椽胥禁不敢出聲而於小大之獄必以情人按而人鞠之有死不勝法法不勝情者多所平反而又有死未蔽法者亦俛首吐露情實不忍欺諸園土之衆咸加額呼使君仁心固然與德衛士

師之別若一轍檄臨屬部惟操閔鉅不察察苛  
細諸司响嘔施之無寒色而後先直指翕然敷  
惠文無兩之譽者本君持平翼贊之力也夫緣  
雪霜以沛雨露憑神君以爲乳保寧自今哉卽  
邈之西京傳記中希數數稱焉君之蜚最聲於  
全泐庸偶乎余伏窺君才銛若太阿而更能韜  
光鏘采葭憍焉騁其奇之心剛而柔用之明而  
晦出之其於明罰勅法議獄緩死若噬嗑若中  
孚之象心維而躬試之罔一不售絕無絲髮與

經盥也者嗟乎何君之研深於易哉遐邇私陽  
秋嘖嘖稱以經術潤節吏事曩見之漢今見之  
君云蓋君毓雲亭武峰之勝睿穎旣越人數等  
且迎兩尊人於官舍備極色養而兩尊人又以  
魯中牟仇亭長芳躅昕夕俾爲官箴天授之人  
成之用能山珍海錯習爲家藏試爲國華投之  
左效授之右效余竊謂非獨隆棟君能也 聖  
天子在宥方垂情豈弟不煩之理有如一宣問  
主爵電燭刻章必虛青瑣內臺席以延佇君矣

夫刑非祥器慎而用之曰嘉師諫非甘物異而入之曰善牖惟其盈缶迺能納牖易道也君業深於易矣不難爲嘉師而難牖君哉且將以效之一方者效及禪海彈丸甬上寧足久飮使君之膏賜乎維時二三兄弟又莫不躍然謂余曰序纍纍吏績必本其自生歐君其無讓古人而丈亦猶行古之道歟嗣將載諸彤管以付史曹當以今日言爲司券矣爰相與稽首忭舞以爲吾榜賀爲天下賀

送延安郡伯三芝馬年丈入覲序

今歲天下藩臬及守令復當以歲事入見于天子於是延安馬郡公將戒車徒就道而諸州邑之長因清澗陳君馳一介捧公治狀謁余言贈其行余與公同籍竊稔公爲廷評時惟良欽恤用平反明允稱上意非一日積矣而迺今復悉其治行也能無効清風之誦按延於陝右爲五路咽喉與虜爲隣在趙宋時當西夏要衝故特命韓范二重臣經略保障之而膽破心寒

之譎傾動遐邇其他則田重進薛顏范純粹李  
若谷孔平仲陶節夫之徒莫不茂著鴻猷後先  
輝映蓋垣亦以窾卻始試詔器匪盤錯不別所  
從來矣我朝家於西陲特設三大鎮宿重兵  
禦虜而延與榆林相表裏故領是郡者雖秩二  
千石其於輯寧底定柔遠能邇屹然節制埒也  
往寧夏跋扈諸鎮騷動卽延亦不無憂震隣今  
且承平復久又不無虞玩弛公才大而識深量  
宏而慮密日帥諸州邑將吏討政務軍實而誌  
飭之閔閔皇皇如不暇給故釐剔積蠹城社肅  
清則重進約束也疏通驛累議解倒懸則薛顏  
之拯困也築堤峻防一費永逸則若谷之捍患  
也設法勸輸任負輻奏則純粹之課最也雅意  
作新人文蹶起則平仲之孚式也練卒簡乘有  
嚴有翼以固吾圉則節夫之干楯也蓋有宋諸  
君子各以一節自効于控僦之日皆足鎮撫茲  
社稷而公實兼總條貫文武並運紆徐閒雅而  
次第布之未雨徹土先霜戒冰慮無不爲百年

無事計故延治而榆林恃以內固可知也榆林固而諸鎮藉以無恐可知也其以方韓范二重臣駿烈詎有讓焉嘗攷成周列辟述職若采菽之味匪紓桑扈之美戢難尚已然惟是殿邦爲憲之績足以下盟厥心上報天子而後優游是戾匪敖來交天子用是葵而錫之那福方今聖明勵精更始行脩 召對故事晉良二千石問所爲治郡狀有如聞公績犖犖爲諸郡倡以免西顧之憂其歌采菽桑扈以褒獎卓異風厲

郡國孰有先公者乎不寧惟是邇者災沴頻仍嘯聚時有天下之慮且不在邊陲而在內地天子將慎選邊郡之良牧授之藩臬假之節制以圖輯寧底定其倚公爲韓范者端在茲役矣諸州邑之長奉公約束惟謹以享有令聞亦且需次晉擢爲王國輔榮施寧有旣哉余不佞無似所願橐筆隨公後書治行不絕崧高之末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夫非言之爲碩而揉此萬邦者固孔碩也輒以是復陳君之請

贈郡別駕林公署篆慈邑序

清源林公始佐吾郡郡大夫輒爲題輿表雅望  
諸屬邑仰見筭星皆嚴重與太守等屬有權關  
之役則商旅歌於塗主上賦則農氓歌於野已  
代校文之柄一時矜禕之士人人歸水鑑蓋朞  
年而循聲奕奕出諸郡上矣適慈令報闕監司  
及中丞臺念非持重通敏練習大體者莫能治  
則以公署篆事朞年而政平訟理邑中歌呼頌  
德更什伯於前曰安得長留我公惠吾慈也會

新令至公還郡事父老子弟旣無計攀轅而薦  
紳先生亦競爲歌詩志輿誦於是邑博士率諸  
子弟員徵言不佞不佞辱在宇下何敢辭蓋嘗  
嘆吏治之難非直才具少也大都傳舍其官而  
故紙尺牘苟且異得代以去耳其在署篆則更  
以爲固然吾事有振刷慮一朝委柄去則以暫  
故弛事成慮績予人未成慮咎予已則以臆計  
弛且人情事不責躬孰取其難勞可轉貸孰甘  
其瘁有不媮取自便者誰則以幾幸釋負弛故

署篆而悉民利病實心任事百不二三公獨不  
然公爲人坦易宜人情洞達幽隱旣明習吏事  
而壹以經術潤飾之初蒞邑觀學宮圯輒慨然  
曰是何以廣厲教化育才賢哉邑事宜無急此  
者乃損俸戒贖陂材鳩工掃歷年之朽蠹而  
更新之令邑人復瞻廟貌功最偉云公夙以文  
章推重閩海尤嚮意文學時進諸生親試而甲  
乙之其持衡務本六籍與彈射得失疊疊不倦  
也夏秋亢旱四郊如焚公徧禮群望徒步赤日  
中僕僕亟拜不旬日大雨如注歲復有秋農氓  
歡呼加額謂公精誠直令天雨粟也蓋古稱憂  
民至痼療切身亟已公時方病瘍力病爲民請  
命若不知痼之在已尤難之難矣公善政未易  
枚舉總之民取休息事取理解民有麗於法者  
未嘗屑屑窮竟至義所不可雖暴豪桀黠撓之  
不爲動論者謂公外寬而中有執有古名臣風  
焉不佞嘗覽史稱士元非百里才令處治中別  
駕始展驥足殆非通論夫別駕視令誠尊何至

視縣事竟以不治世有優治郡難百里者哉公  
惠臨下邑不難抑尊重親繁劇非獨其才饒爲  
之其實心任事悉民利病無施不可賢於漢龐  
統遠矣今當宁慎用人署多闕員令視篆盡  
如我公卽無憂代庖廢業令人人任職如公署  
事又豈至旦夕遷代媮取自便哉昔王太保休  
徵方爲別駕時輒有佩刀之兆復與其弟覽曰  
後必有興者其子孫遂貴盛累世爲江右名宗  
今公既有子上公車公爲德於慈若此知公奕

書  
多才賢當不藉虔刀爲券矣諸君僉曰善遂

再贈越郡伯鄭公奏績序

越與明接壤而近越有良二千石其河潤最切  
訖聲教最稔而余於鄭公祖同師門其傾耳善  
政尤慤慤也昨余瀕若耶探禹穴歷雲門泛鏡  
湖詢風榜人問俗野叟僉曰自我大夫來也枳  
棘剪蠹賊遏農無游女無嘖吠警希聞怒呼罔  
及徭稅先具污茨畢開倉有埋梁之積廷無覆

益之寃吾儕小人不知其他余曰有是哉政平  
訟理古所稱百姓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者  
徵矣夫公揖公於堂舉是爲頌公歛容曰余曷  
與哉夫詰戎禁奸使鈴鐸無虞萑苻若掃司馬  
氏在馬君能之豐儲清隄水利稼政惟脩倉曹  
及水衡氏在曾君兼之明刑弼教得情平反俾  
棘固生春民恥且格司理氏在張君主之余曷  
與哉諸君子同聲進曰是何言歟先生伯兄也  
吾曹朝夕嚴事焉以奉令承教而先生不自滿  
挾躬率刻勵飲冰茹檠先之以廉夙夜匪懈先  
之以勤管鑰惟忠帑藏無侵先之以慎解煩滌  
苛與民休息先之以惠肅吏革捕嚴杜影射先  
之以莊諸祈請比謁之不事而日授以簡卒理  
繩之方略也某乃得閑于干楸之任日厲以羨  
潤無入收散惟時巡行董督無怠也某乃得荷  
手漕租繕濟之任遇有寃滯日蹙額訊謀期小  
大必以情也某乃得與於明慎之任且也賑恤  
糶發禱祈立應而吾曹無憂于肯綮孚薦紳士

大夫以誠而可無罪于巨室風厲黷校多方造  
士而可樂觀于譽髦夫越固廣袞衍沃奸究并  
兼者未易悉主名士競聲利多躁進狙獪訶謫  
者莫勝詰而狡焉盈輦轂下者能以意短長其  
長吏不有皎焉清望毅焉執斷不茹不吐者主  
持于上令得左提右挈以宣力共事曷克有濟  
而先生云云是何言也余聞而嘆曰有是哉和  
衷協理若公及諸君子乎使爲政者盡然將蕩  
平正直之化可立致而公寔先之矣姑無遠引

試方之有宋名喆著聲茲土者清白若希文惠  
利若闕道公豈多讓而王達推服于子固元鎮  
歸美于聖錫師心推轂于龜齡宗卿調劑于賓  
主仲偃授覈于公調殆兼總而有之固宜仁風  
飄千里之雄惠露洒二天之渥也今 上靜攝  
在宥大察臺省及風紀之臣多未得請獨二千  
石缺卽補有治行高等卽賜璽增秩夫非以聖  
平訟壘與其此者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各和  
衷率屬以輻湊成治海內固泰維矣有如 聞

公治行其增秩賜璽不可立矣耶適公三載奏績諸君子來徵予言夫予又何言哉公且由此陟藩憲登卿相而諸君子亦次第遷上秩其于異地同心猶然一堂以弘蕩平之化也亦若公爲之先矣遂僭書爲序

賀邑侯石乳潘公擢侍御史序

皇上銳意法祖於耳目之臣尤加愷慎諸司理及令以治行高等奉璽書召入者率需次雞香署中壹唯它日所財擇於是石乳潘公由慈

令入補地官尚書郎三越歲始受蘭臺之命蓋典綦重寵綦渥也制旣下吾邑父老子弟需然大歡嚮者公令吾邑視吾儕不殊離裏茲幸振翮琅霄脩天子法從淋漓諫澤其霑旣吾慈當不貲乃余則謂我公回泰山之雲也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豈其靈靈之潤獨令吾慈偏受者雖然臺臣之職匪直出入天禁指佞觸邪已也今國家所紛綸旁午而稱議與任者無如六曹之事竟其鴻鉅卽

八座重臣職掌不相參雜若設陵塹如其以腹  
畫佐六曹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者無如臺諫如  
其綜一邑之六曹令緯經宏才稍稍露一斑者  
又無如今士大夫冠惠文冠揚采天路誠習爲  
令必習爲侍御誠習知公爲令亦必習知公爲  
侍御夫習公亦孰有踰於慈者往公筮令縉雲  
數月而頌聲作當事者謂縉斗僻不足煩製錦  
乃移令吾慈至則以辭魚之操矢天矢白日而  
徐議敷政其月旦察屬洎諸胥吏不趨汝南其

董征科征科中具有撫字民用不賦箕斗其鑄  
文學諸生率以身示鵠罔敢越軼咫尺亦無敢  
失禮於山川鬼神使我民逢其灾害緣海諸戍  
時乃糗糧毋俾呼其庚癸歲問諸樓櫓出公帑  
葺如干季問諸橋梁捐俸入葺如干勑如干而  
所亭平嘉肺往往推見至隱如越人隔垣之視  
蓋衮衣章甫之譎無日不滿於臯落此日者公  
誠以籌邑者籌天下論其底衷酌其款會則諸  
所建白豈惟六曹之政燦然駢列若曙星卽

九廟神靈且世世嘉賴之矣猶未也漢制侍御史以鷺羽飾車取白鷺之見泉魚象六察之見微隱公神情朗映瑩於水鑑某臣能銓叙如濤某臣能會計如晏某臣能折衝能士師如頗牧如日知具剗剗而聞諸上九德成事俊又在官師濟若五味之和鼎則甘陵朔蜀之迹靡然而成者亦復靡然而泮我公真御史之聲直與天壤共敝諸嚮往者當必曰是固以慈令起則慈邑人士蒙被光寵不貲矣若夫泥樓避馬受特知於龍衮由耳目之任擢居心膂則薄海以內咸翹跽以俟奚必受塵吾慈者獨稱知公而爲公手額也

送于于吳年丈予告歸省序

上于丈以辛丑歲就試禮闈甫竣事念母家居卽日引道未至徐聞捷遙車北指猶及對策大廷而卒遂初志三年間盤旋史太夫人膝下備極色養比甲辰射策擢上第人詫爲奇邁不知寔孝感云上于旣受官詞林輒啖素茹薄慙

然若慕每臨風對景一吟一味無非寄其陟屺  
望雲之思值歲除日感古一年將盡夜萬里未  
歸人之句分韻作十絕情思宛轉如栖鳥戀深  
林詞氣淒清如輕花舞迴蝶余知上于之歸志  
決矣越明年暮春園柳關情江鮓動念乃懇疏  
陳情竟得所請嘻有是哉上于之孝也嘗考  
高皇帝時命新授翰林官者皆回籍省親而後  
乃漸限以三年之期客歲 天子諭禮官議凡  
候選都下者俱得給假歸而詞臣顧東于例蓋

制且稍稍嚴矣詎不謂評騭古今明習訓典去  
虛憍而涵偉度非積以歲月不可固儲養至意  
與然自先儒謂人主與慈祥篤厚者處其所以  
起善端養德性日漸月化有不在言語間而又  
謂孝弟之士爲文必心氣和平後來樹立必遠  
夫安見優游庭闈之不爲涵養又安見力行者  
德之不賢于搜羅載筆也者今上于行矣歸而  
偕兄若弟斯少承權委蛇聚順以恬愉毋志溫  
如也穆如也不知其舞蹈也卽他日從容出入

以弘格心之業者端於是在且也兩伯父先後  
讀中秘書而皇考光祿公獨韜奇未盡展手積  
書遺後人不減古稱三千乘一萬卷者上于以  
奉母之暇益奮大業發孝思于恣討宏先緒于  
淹貫豈必步武花磚燃藜芸閣而後足抽石渠  
金檢之藏也母夫人且爲上于日加餐幾許母  
壽無涯而上于所就益無涯矣於是同館諸君  
子不以題橋歸錦榮上于而獨慕其孝德克成  
得如曩時例相與贈言屬余以序余知上于孺  
意最習察其瀟襟中度不以榮艷易天性又  
最深固知其歸時所得與流連金馬者相去萬  
也輒序之如此

贈邑侯振霄向公奏箴序

昔夫子語子賤以爲政毋迎而距毋望而許許  
之失守距之閉塞故子賤下車驅陽鱉而有所  
父事兄事友事又有所奉教單父大治乃文侯  
誠鄴令以全功成名布義歸之不可特聞從事  
治固不嫌下人哉夫令誠冰玉其操神明其政

何憂治不効名不立奚必藉資于其鄉之賢豪  
辯博者而薦紳於邑則桑梓也周知鄉之利病  
則若其長年也歷事諸大夫得失可覆說則若  
其瞽史也其因政驗治採風知情則若其占夢  
也彼慮無不願其鄉得豈弟父母何至私意短  
長若東阿於平仲而預設不然之疑以距之俾  
以言爲諱斯治可覩已吾慈素安下宜其上士  
大夫搏心揖志惟大父母是聽心非唇異者無  
有至事關窾縈懷赤願效凡自爲士利計要以

許之距之亦惟父母命耳向侯以名進士來蒞  
慈甫與薦紳接恂恂不出口而輯柔開誠之思  
藹然溢顏面以視事悉謝一切供億餽遺庭清  
如洗已卽調所良棄甘苦節適布之六曹按成  
事講其畫一而舞智者讐無動徵科務寬其限  
羨錮毫無所入民是以樂輸兩造之質必以情  
牘不更片語鬼物莫窺訟日簡我以不欲令而  
又裕民開其源故不事嚴誅竊鉤者息課博士  
弟子員務採秋實屏奇袤人文蹶焉起歲大閱

士如止水鑑物罔溷淄澠而孤寒者進蹇滯者  
拔旌勵節孝不遺糶嫠寡子諸善政纍纍其足  
宜大夫庶士豈弟君子之頌薦紳有同聲矣而  
侯實冲兮若谷歆乎有以自下者每旦出理篆  
畢卽延見故老賓客咨訪得失及民俗安否異  
以福利我桑梓鮮有餘慮縱言稍異同侯深心  
數之而絕無中距之色士民或非分盱衡自貽  
罪悔薦紳微言解之立爲霽威渙焉漚釋日者  
編審之役徧肅諸鄉紳諭知其心事迺始進里

甲按圖籍次定之言未脫口而呼天日者滿堦  
下矣不寧惟是尤善於談言之頃不待詞畢而  
嘗知所緩急如覩循口操衿而知爲其甘苦饑  
寒也者故注厝動中窾綦厭人意然則侯之治  
且軼單父而上之鄴無論矣何徒引東西京爲  
侯張哉於是侯方三載奏績行拜封璽入內直  
矣而薦紳謂某當有言某也鄙持文墨議論之  
未能烏能知政然聞諸夫子矣詩稱執轡如組  
夫子謂審是可爲政于天下侯柔心善下不啻

如組矣異日進而副明廷之寄又進而布公集  
思盡收當世之賢豪辯博者令上下無閉塞以  
全功成名弘大義于天下特一邑之積耳彼同  
聲而頌之者又直吾慈然乎哉諸君子咸曰善  
遂書

寧澹齋全集卷之三

終

